

鲤鱼 摄影 / 沈海滨



鲤鱼的文化意象

撰文

高莉莉 惠富平

从周朝把鲤鱼作为名贵佳肴开始，经过秦汉、魏晋的神化和推崇，到唐朝以国律形式将鲤鱼奉为国鱼，我国的崇鲤现象达到极盛。因鲤鱼被视为吉祥如意、飞黄腾达的象征，对其的崇拜逐渐渗入平民百姓家，越来越受到百姓的推崇与歌颂。与此同时，鲤鱼亦成为文人骚客偏爱的对象与文学作品中的宠儿，他们乐于将它同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是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鲤鱼的文化形象日愈丰满，可以是望子成龙的期盼，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是寄托思念的载体，还可以是富贵有余、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

鲤鱼跃龙门——望子成龙

春秋时期，孔子的儿子伯鱼出生时恰逢鲁昭公赐予孔子几条鲤鱼，孔子以此为祥瑞，给儿子

取名为“鲤”。自此，生子送鲤成为一种习俗，祝愿新生儿有如鲤鱼一般的生机与活力，不怕艰难，搏浪成长，并且鲤鱼跃龙门的传说还让人们寄托望子成龙的美好期望。鲤鱼跃龙门这一典故出于汉代辛氏的《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一年之中，跳过龙门，忍受烧尾之苦，幻化成龙的不过七十二条，堪称鱼中精英。其他没跳过的，有些碰到石壁，碰伤额头，留下一块黑斑，点额而返。人们觉得这与科举人仕有相近之处，把参加科举取得功名称为“登龙门”，落第不中的称为“点额而返”。

到了唐代，鲤鱼跃龙门直接表示科举及第，从而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以“鲤鱼跃龙门”表示

登科入仕的诗歌，元稹诗：“鱼贯终何益，龙门在苦登。有成当作雨，无用耻为鹏。”表明自己誓要高中科举、不甘成为平凡人的远大志向。姚康诗：“龙门应可度，蛟室岂常居。”表达自己要考取功名的坚定决心。这也促使了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成为“鲤鱼跃龙门”的基本含义。生子赠鲤就代表人们希望新生儿将来能像跃过龙门的鲤鱼一样，具有逆流前进、奋发向上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人，中举升官，飞黄腾达，光耀门楣。

这种以鲤鱼寄托望子成龙的观念甚至传到日本。自江户时期始，每逢男孩节，有儿子的人家需要悬挂黑、红、青蓝三种颜色的鲤鱼旗。黑色旗是一家之主父亲的象征，红色是母亲的象征，青蓝色则代表男孩，家中有多少男孩就挂多少青蓝旗。鲤鱼旗是用布或绸做成的空心鲤鱼，高高挂在空中



上：剪纸：鲤鱼跳龙门 供图 / 张庆民 FOTOE 下：鲤鱼旗 供图 / 灵动笃行（汇图网）



唐代“右领军”铜鱼符 供图/左冬辰 FOTOE



随风飘扬,祈求上天眷顾自己的孩子能像鲤鱼一样一跃龙门,成为人中龙凤。鲤鱼在日本人眼中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长辈们借挂鲤鱼旗来表达他们希望孩子能成长为勇敢坚强的人的心愿。时至今日,中日两国仍将鲤鱼视为吉祥如意的化身,甚至衍生出了锦鲤这一文化意蕴更为丰富的鱼种。

鱼符制度——权力的象征

隋文帝时出现鱼符,唐代正式制定鱼符制度。唐以前,兵符为虎形,称虎符。唐时为避祖

先李虎讳,弃用虎符,改为鱼符,模仿鲤鱼的形象,制成铜鱼符。至于为什么采用鲤鱼的形象,而不是其他鱼,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各抒己见。《唐代文官服饰文化研究》的作者李怡认为唐人以鲤喻李,有寓意天下之意。王佳在《唐代鱼袋制度研究》中指出唐朝之所以将鱼符制成鲤鱼形,一是因为李氏王朝对鲤鱼的崇拜,有意提升鲤鱼的地位;二是想利用鲤鱼能化身为龙的神秘色彩来使自己的统治合理化。张春秀在《关于“鱼符”与“鱼袋”的几个问题》中指出,鲤鱼跃龙门的美好传说与寓意是以鲤鱼形为符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以笔者拙见,李唐王朝使用鲤鱼形鱼符的原因有二:一方面鲤鱼为鱼类之首,与李氏为天下之主相匹配,可视为皇权的代表。另一方面鲤鱼是祥瑞的象征,给李唐带来福祉。相传隋炀帝曾在一条鲤鱼额头题字“解生”后放生,当炀帝再次遇到此鱼时,原来额上的“解生”二字,“解”只留下了一半,变成了“角生”。萧后认为,“鲤有角,龙也”。表示鲤鱼将生角化龙,鲤、李同音,暗表李姓将登帝位,为破除寓意炀帝将鲤鱼射杀,沉入水底。最终李氏还是登上皇位,建立唐王朝,验证传说,李氏自然奉鲤鱼为祥瑞,以佑唐朝长兴。

唐代鱼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铜鱼符,一类是随身鱼符。铜鱼符功能性更强,主要用作地方官员任命与罢黜、调兵遣将、出入凭证,“以起军旅、易守长,京都留守、折冲府、捉兵镇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宫苑总监、牧监皆给之”。鱼符分为左右两部分,“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复始”。左半部分由中央掌管,右半部分下发给官员,左右合一,才能生效。铜鱼符不需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鲤鱼”“双鲤”“素鲤”“鲤书”“鲤封”指代书信,成为承载亲情、爱情、友情的载体
绘图/张雨微



要随身佩戴，只要有诏令时取出相验证即可。随身鱼符主要用于明确身份等级，兼有装饰之功能。《唐六典·符宝郎》载：“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不同品阶的官员佩戴不同质地的鱼符，“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并且鱼符上一般刻有官员姓名或官职名称，唐代官员的尊卑贵贱、品阶高低一目了然，这就是所谓“明贵贱”之义。随身鱼符也分左右部分，官员持有右符，须随身携带，以方便证明身份、品级，及进出宫门。

文学意象——情感的寄托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鲤鱼”“双鲤”“素鲤”“鲤书”“鲤封”指代书信，成为承载亲情、爱情、友情的载体。秦汉时期，乐府诗集中的一首五言诗《饮马长城窟行》，主要描写的是秦始皇修长城时思妇对在远方服役丈夫的怀念之情。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的“双鲤鱼”并不是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个刻成鲤鱼形的木板拼在一起的木信封，书信放于两个木板之间。至于“烹鲤鱼”，根据闻一多在《乐府诗笺》中的解释“解绳开函也”，可知实际上是解开固定木板的绳子，查看书信。

发展至唐代，信封虽改成纸质，但仍采用鲤鱼形状，信封两面画上鱼鳞，叫作“鲤鱼函”。鲤鱼游速极快，素有能“飞跃江湖”之说，将信封制成鲤鱼形，大概就寄托了古人希望书信早日到达亲友手中的祈盼。如李商隐的《寄令狐郎中》：“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宋之问的《答李司户夔》：“卿马留孤馆，双鱼赠故人。”这两首诗都传达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鲤鱼函一直沿用至清朝，并且不再仅仅只是传达友情，还延伸到爱情、亲情的领域。宋代吕渭老在其《念奴娇·赠希文宠姬》中用“素鲤频传，蕉心微展，双蕊明红烛”来表达自己对爱人的相思之情，而清末民主革命家秋瑾则用“年年常是感离居，两地相思托鲤鱼”来向妹妹倾诉出嫁后对家人的想念。

风俗习惯——美好的祈盼

古时，鲤鱼被视为仙人的坐骑，民间广传“乘鲤升仙”的传说。西汉刘向的《列仙传》中记有“琴高乘鲤成仙归去”的故事：“琴高者，赵人也。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人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唐人亦经常以“琴高乘鲤”的典故来吟诗作对。因鲤鱼被神化，商周时期就有以鱼形器物为随葬品的风俗。先是出现玉鱼，后鱼形随葬品种类不断增多，铜鱼、陶鱼、木鱼等相继出现。据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大丧礼》载，“鱼跃拂池”已成



明朝李在《琴高乘鲤》图

为士大夫以上才能使用的一种丧仪。古人将丧礼与鲤鱼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想借“乘鲤升仙”一说，期望已故亲友能在鲤鱼的带领下，摆脱尘世间的烦恼，飞升成仙，通往极乐世界。

在古时婚礼中有多个与鲤鱼相关的因素。在北方，举行婚礼前，男方到女方家下聘，礼物中必须要有一对鲤鱼。这个习俗不知从何朝何代传统下来，许多地方至今仍在沿用。在南方，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有撒钱的程序，按照仪式规定撒钱时要模拟鲤鱼散子的样子。鲤鱼繁殖能力强，成活率高，有“健鱼”之称，这一仪式意在希望新娘子多为夫家繁衍子嗣，开枝散叶。再如婚房贴的窗纸一般为双鱼戏水图，暗含夫妻和睦、子孙兴旺的真挚祝愿。“鲤”与“利”同音，为图吉利，在重要的节日，民间喜欢在家贴上鲤鱼的对联或图画。走亲访友时喜欢相互赠送鲤鱼，蕴涵人们对科考中举、兴旺发达、富贵长乐的祈盼。

现如今，鲤鱼的文化元素仍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春节的年画窗花到民间艺术中的舞蹈戏曲，鲤鱼的身影随处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鲤鱼文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紧随时代的潮流，衍生出符合时代的新内涵，当下较为流行的锦鲤文化为一典型。中国的锦鲤文化是日本“锦鲤文化”与中国本土吉祥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迅速传播，成为一种聊以慰藉的网络流行文化，往往用以指代“独宠于一身的幸运儿”。锦鲤由鲤鱼发展而来，其文化源于鲤鱼文化却又比鲤鱼文化更丰富、更饱满、更符合时代特色，深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从鲤鱼文化不断丰富的内涵与延续至今的生命力，我们可以明白：任何事物只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不断自我更新、进步，方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在新时代中站稳脚步。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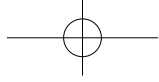
高莉莉，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史。

惠富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生态环境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责编 桑新华)

双鱼剪纸 供图 / liling7716 (汇图网)





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玉鱼 供图 / 左冬辰 FOTOE



鲜艳的鲤鱼池 供图 / amychen1212 (汇图网)

